諸子彙函

Oh-13
97
24

門 D仁06
號 97
卷 24

諸子彙函卷之十九

崑山　歸有光熙甫　輯
長洲　文震孟文起　重訂

封龍子

姓韓名嬰燕人漢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爲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外傳武帝時嬰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情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

○○觀語

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簪以授

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潭潭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陰隱曲之汜其水載清載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奄然而棄之促流而挹之奄然而溢之坐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嚮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悖我語我暢我心於此有琴而無軫願

王少廣曰光景嫣然

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野鄙之人也僻陋而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於此有絺綌五兩吾系敢以當子身敢直之水浦婦人對曰客之行遲乘人分其資財棄之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竊有狂夫守之者矣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浮雨湲曰思我在有意無意之同

羅明仲曰一以正行一以貢守可為後世法

王褒野曰聖賢以禮待人處子以禮自待而
實詩人起興之旨出此

安貧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溼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蓋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已仁義之匿車之飾衣裘之麗憲不

陳虞野曰七者古今學者通弊

康對山曰富而有禮

康對山曰編衲不恥

御定字曰可謂不攻其樂

忍爲之也子貢遂巡而有慚色不離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身者忘家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忝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王鳳洲曰此太史公謂一富一貧交情乃見者也然憲之胸襟已樂天知命處一化齊矣

御馬

封龍子

顏淵侍坐魯定公於臺東野畢御馬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之也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矣定公不說以告左右曰聞君子不誚人君子亦誚人乎顏淵退俄而廄人以東野畢馬敗聞矣定公揖而起曰趣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卿寡人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然則其將佚矣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

封龍子・御馬 四

存置或曰顏子明察所照即始見終況于東野畢盡馬之力而不知其敗乎

林放貞曰夷野畢御馬如暴君使民欲不佚得乎行」

父工於使馬舜不窮甘苦民造父不極其馬者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上車執轡御體正矣周旋步驟胡切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殫矣然猶策之不已所以知佚也定公曰善可少進顏淵曰獸窮則觸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下能不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舍御之謂也定公曰寡人之過也

黎白石曰舜使民無爲而治造父使馬心閑體正六轡不亂未聞舜猶詠其民而造父猶策其馬也故顏子曰以政知之可謂善諫者矣列子論御莊子馬蹄可參看

接輿

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者齎金百鎰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先生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辭而去妻從市而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將老而遺之乎門外車軼何其深也接輿曰今者王使使者齎金百鎰欲使我治河南其妻曰豈許之乎曰未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乃去負甖甑妻蔵經器變易姓字莫

林見素曰其妻見車軼而識見俱超

輦士以曰計所以去中義兩全

知其所之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接輿之
妻是也詩曰遹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
得我所
楊升菴曰接輿莊子屢見之高士傳云陸通
字接輿睿論題曰楚狂今閱此則接輿徧而
其妻狂接輿笑而不應則狂而偏辟其妻歟
言而脩去則狂而得中者也

○○○接輿
子路與亞馬期新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
師氏者脂車百乘舊於韞丘之下子路與亞馬
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
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為之乎亞馬期曰然
仰天而歎闔然投鍤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
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
子與試子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慚欲負薪先
歸孔子曰由來何為脩出而先返也子路曰向

所謂無所取比

胡濙心曰亞馬期有氣節

王子充曰子路
每喜而不懌其
心懽處可以觀
過知仁

也由與丞馬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陋
使者朋亟百乘舉於韞丘之上而謂丞馬期曰
他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
終身無復見夫子子之為乎丞馬期喟然仰天
而歎闚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夫子勇士不忘
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子與試
子意者其志與由也心斷按先負新歸孔子援
琴而彈詩曰肅肅鴇羽集於苞栩王事靡鹽不
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子道

荀子讀略 卷十九

不行邪使汝願者
楊方震曰惜漢末管寧與華歆為友共鋤地
見金寧揮鋤不顧歆捉而擲之人以是知其
優劣丞馬期投鎌而管寧祖之若子路則不
惟不擲之矣此所以為寧爾也

○○治道

能制天下必能養其民也能養民者爲自養也
飲食適乎藏滋味適乎氣勞佚適乎筋骨寒煖
適乎肌膚然後氣藏乎心術治思慮得喜怒起
居而遊樂事時而用足夫是之謂能自養者也
故聖人不淫佚修靡者非鄙夫也而愛財用也
養有適過則不樂故不爲也是以冬不敖冶非
一變水也夏不頻湯非惡火也不高臺榭非無土
木也不大鍾鼎非無金錫也不沈於酒不貪於

王楊谷曰仁君必樂德泰儉正君則以自養也

何成圓曰仁義私勇是恭儉之實

色非辟醜也直行情性之所安而制度可以爲天下法矣故用不廢則足以養其生而天下稱其仁也養不害性足以成教而天下稱其義也適情辟餘不求非其有而天下稱其廉也行其不可掩息刑不可犯執一道而輕萬物天下稱其勇也四行在乎民居則惋愉怒則勝敵故寨其所以養而治道具矣治道具而遠近畜矣誰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者之至於晦也王鳳洲曰尚書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所以芟

茨土階吁宮非侈爲克勤克儉之聖主時文景之世海內富庶韓嬰恐侈靡一萌漸不可禁故發此論深長之慮切矣

江聲石曰以上所謂殺數五教也

○○審禮

君子者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徧臣以禮事君忠順而不解父寬惠而有禮子敬愛而致恭兄慈愛而見友弟敬謝而不竭夫臨照而有別妻柔順而聽從若夫行之而不中道即恐懼而自誅婦道也偏立即亂具立即泣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理昔者先王審理以惠天下故德及天地動無不當天君子恭而不離敬而不墮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應變而不窮審之禮也故

江都石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者也

君子於禮也敬而安之其於事也經而不失其於人也寬裕簡慾而弗阿其於儀也脩飾而不危其應變也齊給便捷而不累其於百官伎藝之人也不與諍能而致用其功其於天地萬物也不說其所然謹財其盛其待上也忠順而不解其使下也均徧而不偏其於交游也緣類而有義其於鄉曲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有名通則有功仁義兼覆天下而不窮明通天下理萬變而不疑血氣平和志意廣大行義塞天地仁知之極也夫是謂先王審之理也若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如赤子之歸慈母也曰仁刑義立教成愛深禮樂交通故也詩曰禮義卒度笑語卒獲

楊升菴曰此篇工夫處書克明峻德愼徵五典二節可以該之可謂言近而指遠守約而施博者矣

○○○大儒造父天下之善御者矣無車馬則無所見其能羿天下之善射者矣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彼大儒者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夫車固馬選而不能以致千里者則非造父也方調矣直而不能射遠中微者則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調一天下制四夷者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居窮巷陋室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矣用百里之地則千里

洪宣之曰此三段每段下反跌

洪宣之曰此三段全反跌而更進一步

洪宣之曰此干全說正意見大儒勢所在

淖孟之曰此請三并客相形

國不能與之爭勝矣筆答暴國一齊天下莫之能傾是大儒之動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檢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耳不聞學行無正義迷迷然以二利爲隆是俗人也逢衣博帶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謬學雜其衣冠言行爲已同於世俗而不知其惡也言談議說已無異於老墨而不知分是俗儒者也法先王一制度

爲立之曰上級一等居于敘大儒之所以異

言行有大法而明不能濟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內不自誣外不誣人以自尊賢敬法而不敢怠傲焉是雅儒者也法先王依禮義以淺持博以一行苟有仁義之類雖鳥獸若別黑白奇物變怪所未嘗聞見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以應之無所據援法而處之奄然如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雅儒則千里之國安用大儒則千里之地

滄亞之日此夫子所謂三年有成者也

久而三年天下諸侯爲臣用萬乘之國則舉措而定一朝之白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可謂大儒已矣

白矣謂文王亦可謂大儒已矣

王鳳洲曰篇首兩層立喻俱反跌隨叙動稽二段方借客形主亦作四段末以所用關於興亡宜錄以爲朝廷用人疏

慶安止曰先醒如喪者之醒也彼後生如蒙而呼之醒不呼幾下醒究若不生一蓑而長地者也

○○○御對

封龍子

問者曰古之謂之道者曰先生何也猶言先醒也不聞道術之人則冥於得失不知亂之所由起胜胜乎其猶醉也故世主有先生者有後生者有不生者昔者楚莊王謀事而居有憂色申公巫臣問曰王何爲有憂也莊王曰吾聞諸侯之德能自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霸而與居不若其身者亡以寡人之不肖也諸大夫之論莫有及於寡人也以憂也莊王之德宜君人威服諸

慶安止曰至此方悔恨諫臣所謂眾之系倫者

侯曰猶恐懼思索賢佐此其先生者也昔者宋昭公出亡謂其御曰吾知其所以亡矣御者曰何哉昭公曰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數十人無不曰吾君麗者也吾發言動事朝臣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者也吾外內不見吾過適是以亡也於是改操易行安義行道不出二年而美聞於宋宋人迎而復之諡為昭此其後生者也昔郭君出郭謂其御者曰吾渴欲飲御者進清酒曰吾饑欲食御者進乾脯粱糗曰何備也御者曰

慶安止曰七賢二子說得此時猶不知悟可笑

臣備之曰奚備之御者曰為君之出亡而道饑渴也曰子知吾且亡乎御者曰然曰何不以諫也御者曰君喜道諛而惡至言臣欲進諫恐先郭亡是以不諫也郭君作色而怒曰吾所以亡者誠何哉御轉其辭曰君之所以亡者太賢曰夫賢者所以不為存而亡者何也御曰天下無賢而獨賢是以亡也伏軾而歎曰嗟乎失賢人者如此乎於是身倦力解枕御膝而臥御自易以備疏行而去身死中野為虎狼所食此其不

廖安止曰總先生後生不生說

生者也故先生者當年霸楚莊王是也後生者三年而復宋昭公是也不生者死中野爲虎狼所食郭君是也有先生者後生者有不生者詩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王鳳洲曰前大儒以俗人俗儒雅儒相形此先生以後生不生相形意異而局同妙處不相上下

辯勇

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衰益使人去召勇士公孫悁子夏聞道遭行人卞商卞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將而起使吾召勇士公孫悁子夏曰徵悁而勇若悁者可乘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爲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徵悁而勇若悁者可乎臣曰可卽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召公孫悁至入門杖劍疾呼曰商下我在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咄丙劍吾將與

參及泉曰自信最而偏者氣象窘然

李及泉曰不自揣而武侯爲度

若言勇於是君令內劒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閒子披髮仗劒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何敢正日責以大義適足心服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耶我耶悄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韜而坐吾君單韜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揄其一韜而去之者子耶我耶悄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囿中於是兩冤肩逐我君於下格而還子耶我耶悄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爲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侮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而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戮無罪之民而成威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毒而君子之所致惡而無儀不死何爲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

何敬五曰守定大義適足心服知此

何敬五曰責以大義是天下夾谷之會家法

悄心腸暗地矣毫不得存若頭

李文泉曰公孫

何敬五曰此時見得一孫悄而悄乃何在

李侯泉曰盡公至是矣然

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教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先生也

王暘谷曰胡非子論勇篇可參看

王屋洲曰孟子謂北宮黝似子夏朱子謂孟施舍似曾子此守已務敵人以子夏篤信聖人故似之讀此守已敵人俱兼之矣

徐敬恒曰昵蜚之際在辛爾未經者宜玩此見

○○○時遇　封龍子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即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有饑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諫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累仁爲善久矣意者當遣行乎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講於論也居吾語汝子以知者爲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刳心而死子以義者爲聽乎則伍子胥何爲抉目而懸吳東門子以廉者爲用乎則伯夷

方初卷曰以上歷舉賢而不遇于君者夫賢而不遇何所作為

叔齊何爲餓於首陽之山子以忠者爲用乎則鮑叔何爲而不用葉公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故虞舜耕於歷山之陽立爲天子其遇堯也傅說負土而版築以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不立爲相其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爲天子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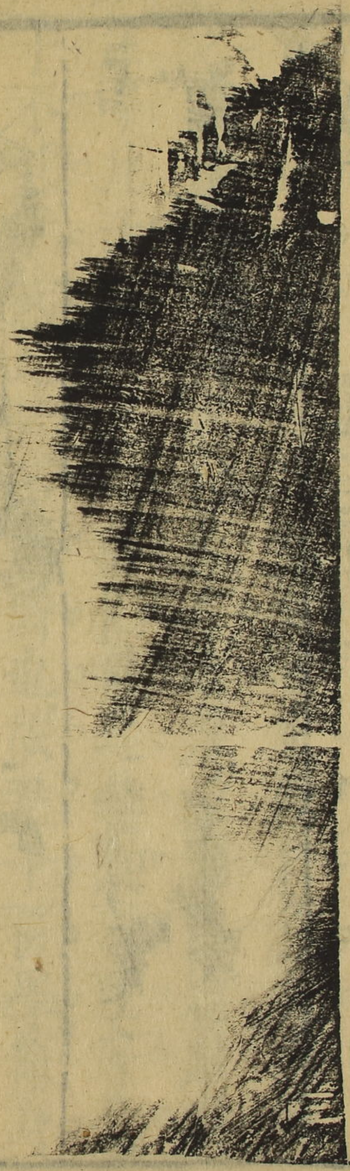
方初卷曰以上歷舉聖賢之由困而亨者子胥則即遇而後不遇者

則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自檻車以爲仲父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伯牧牛舉爲大夫則遇秦繆公也虞丘於天下以爲令尹讓於孫叔敖則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功多後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奚冀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茝生於茂林之中深山之間人莫見之故不芬夫學亦非爲通也爲窮而不憂困而志

方初卷曰此又以舜之聖能逢比干之賢何有遇有不遇如此

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於刑戮之中則爲善矣亦何位之有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逢無知而王子比于不慧乎哉此皆不遇時也故君子務學脩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詩曰鶴鳴九皐聲聞於天

王鳳洲曰世多以成敗論人至有得志而意氣矜高失志而踽踽涼涼若輿下駒者均之不知時命者也讀此令人猛省



玉陽明日當在
訴於蛟龍時於
至子時雷神十
日十夜止則一
月大奇大苦

○○○要離

東海有勇士曰苗丘訴以勇猛聞於天下遇神
淵曰飲馬其僕曰飲馬於此者馬必死曰以訴
之言飲之其馬果沈苗丘訴去朝服拔劒而入
三日三夜殺三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
日十夜則其左目突離聞之往見之曰訴在乎
日途有哀者往見訴乎墓曰聞雷神擊子十日
十夜則子左目夫天怒不盈日人怨不旋踵至
今哭報何也光而去墓上振憤者不可勝數瓊

于陽明以裴離辱之何難至決其衆攻開戶俟之爲辭又正言竟之爲危辭

離歸謂門人曰苗丘訴天下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人中是其必來攻我幕無閉門寢無閉戶苗丘訴朱夜來拔劒住要離頭曰子有死罪三也暮不閉門死罪二也寢不閉戶死罪三也要離曰子待我一言來謁不肖一也拔劒不刺不肖二也雨先離後不肖三也能殺我者是毒藥之死耳苗丘訴引劒而去曰嗟所不若者天下惟此子爾傳曰公子目夷以辭得國今要離以辭得身言不可不文猶若此乎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王鳳洲曰後世若周處者可方苗丘訴後世若荊軻聶政者可方要離眞浩氣淩千古俠氣貫白虹者至於孟賁烏獲一力士之流而公孫悁見之揣愧死矣

○○○扁鵲

扁鵲過虢侯世子暴病而死扁鵲造宮曰吾聞國中卒有壞土之事得無有急乎曰世子暴病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治之庶子之

封龍子

方者出應之曰吾聞上古醫曰弟父弟父之爲醫也以莞爲席以藁爲狗北面而祝之發十言耳諸扶輿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爲醫者曰俞跗俞跗之爲醫也楊木爲腸茆草爲軀吹

方希古曰以爲俞跗二人諸之不知其術醫家亦

窓定腦死者復生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
不能中庶子曰苟如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
雖刺地所窺者大所見者小所刺者巨所中者
少如子之方豈足以變童子哉扁鵲曰不然事
故有昧投而中蟲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夫世子
病所謂尸蹶者以爲不然試入診世子股陰當
溫耳焦焦如有啼者聲若此者皆可活也中庶
子遂入診世子以病報虢侯聞之足跣而起至
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治之則養

士之息得蒙天地載長爲人先生弗治則先犬
馬塡壑矣言未卒而涕泣沾襟扁鵲入砥鍼礪
石取三陽五輸爲先軒之竈八拭之陽子同藥
子明灸陽子游按摩子儀一及神子越扶形於是
世子復生天下聞之皆以扁鵲能起死人也扁
鵲曰吾不能起死人直使夫當生者起死者猶
可藥而況生乎悲夫罷君之治無可藥而息也
詩曰不可救藥言必亡而已矣

方希古曰前扁鵲見齊桓侯扁公凡疾在腠理疾

在肌膚疾在腸胃俱從王見知之今號侯世子以暴病死其再生也尤易易者視漢華佗則知遇不遇之殊矣

言雲子

姓東方名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漢武帝時上書高自稱許上徘之令待詔公車金馬後拜大中大夫給事中上書指意放蕩頗復談諧辯數萬言終不見用

○○○化民有道對

武帝時天下多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術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者老皆聞見之嘗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

李注學曰文帝躬行儉約是也

韋帶劒虎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綈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土木衣綈狗馬被繡羣臣人籍簿理垂珠璣設戲車

李注學曰此教武帝之奢侈

教馳逐馀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後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後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紹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鄭走馬示不

李注學曰欲上承孝文之意也

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亞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顧過瀾曰武帝神仙土木奇衺異藝封天禪

李注學曰葡萄善馬昆明紛紛制作

以狹小漢家制度曼倩此對可比仲舒勉强之言申公力行之規深以默多欲之戒

非有先生論　吉雲子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勵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默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爲先生不取也蓋懷能

影彥實曰見非有先生卷默迹處

祝石林曰與敘之心所謂如飢如渴者也

王楓野曰開口先云談行容易見不輕言又不得不言為下文章本

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說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閼主

終身不日遊先世以談言獲罪者

非徒之日拒言邪諫則巧佞進而國亡矣

澤不下流而禹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桀除主之過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不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飛廉惡來華等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琱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為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

王槐野曰此二年默默之初心也

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畢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喣喣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於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兄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懭然易

可仲默目見說之功大

容指薦之士凡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臣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閒覓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盡安危挾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鈞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褒有德薦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

倫曰山曰談言用則如太公伊尹談言不用則如飛泾比干

類美風俗此帝王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於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儉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

陳虞野曰寫盛世景象如畫圖

後靡單宮館壞苑囿塡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賑貸窮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

故詩曰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李卓吾曰遇得其人則一言以興遇不得其人則一言遂死千載遇少而不遇多此志士所以在山仁人所以盡養壽命也唯其不忍為是以莫肯為歌咏彈琴樂而忘死宜矣然則東方生蓋亦幸而遇武帝者也人謂大隱居市朝以東方生為朝隱隱使非武帝愛才知朝如此敢一日而居市朝之間哉最先避世而歌德衰者朝也因詩曰王喬飛鳧鳥東方金馬明從宦非宦侶避世不避喧

○○○初放

平生於國兮長於原埜言語訥遲兮又無彊輔
貧賤困苦兮又寡數言便事兮見怨門下
淺智褊能兮聞見又寡數言便事兮見怨門下
王不察其長利兮卒見棄乎原埜伏念思過兮
無可改者羣衆成朋兮上浸以蔽巧佞在前兮
賢者滅息堯舜聖已沒兮孰爲忠直高山崔巍
兮水流湯湯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塹鞠兮
當道宿舉世皆然兮予將誰告斥逐鴻鵠兮近
習鴟梟斬伐橘柚兮列樹苦桃便娟之脩竹兮

貧賤困苦 又寡數言便事 見怨門下

淺智褊能 聞見又寡 數言便事 見棄乎原埜 伏念思過

斥逐鴻鵠 近習鴟梟 斬伐橘柚 列樹苦桃 便娟之脩竹

寄生乎江潭上葳蕤而防露兮下泠泠而來風
孰知其不合兮若竹柏之異心往者不可及兮
來者不可待悠悠蒼天兮莫我振理竊怨君之
不寤兮吾獨死而後已

王逸洲曰諫者正也謂陳法度以諫正君也
古者人臣三諫不從退而待放屈原與楚同
姓無相去之義故加爲七諫愍勤之意忠厚
之節也或曰七諫者法天子有爭臣七人也
朔追悶屈原故信此辭以述其志所以昭遠

王楙野曰此六臣謂人窮則反本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

信矯曲朝也因爲敷土贊六東方先生仰師
游龍淪鷗武皇草莽羣公榮跡朝市聊以從
容支離覆逆滑稽不窮清質濁文卒以樂終
請諡曰敖敖抎同

王子充曰莞懷王外戚十七官大夫內惑于鄭袖故屈引往古得失以証之

○○○沈江　吉甫云子

惟往古之得失兮，覽私微之所傷。堯舜聖而慈仁兮，後世擁而弗忘。齊桓失於專任兮，夷吾忠而名彰。晉獻惑於孋姬兮，申生孝而被殃。脩王行其仁義兮，荊文寨而徐亡。紂暴虐以失位兮，周得佐乎呂望。脩往古以行世兮，封比干之丘墓。賢後慕而自附兮，日晏淫而合同。明法令而脩理兮，蘭芷幽而有芳。若衆人之妒予兮，箕子寨而佯狂。不顧地以貪名兮，心佛鬱而內傷。聯

王子充曰莫子苟佯任為帝餓死引以比屈平之跼而不应

張東沙曰子苟久沉江者

蕙芷以爲佩兮過鮑肆而失香正臣端其操行兮反離謗而見攘世俗更而變化兮伯夷餓於首陽霍廉潔而不容兮叔齊久而逾明浮雲陳而蔽晦兮使日月乎無光忠臣貞而欲諫兮讒設而在旁秋草榮其將實兮微霜下而夜降商風肅而害生兮百草育而不長衆並諧以妒賢兮孤聖特而易傷懷計謀而不見用兮嚴穴處而隱藏成功隳而不卒兮子胥死而不葬世從俗而變化兮隨風靡而成行信直退而毀敗兮虛偽進而得當追悔過之無及兮豈盡忠而有功廢制度而不用兮務行私而去公終不變而死節兮惜年齒之未央將方舟而下流兮冀幸君之發矇痛忠言之逆耳兮恨申子之沈江願悉心之所聞兮遭值君之不聰不開寤而難道兮不別橫之與縱聽奸臣之浮說兮絕國家之長久滅規矩而不用兮背繩墨之正方離憂思而乃窘兮若縱火於秋蓬業失之而不救兮尚何論乎禍凶彼離畔而朋黨兮獨行之士其

張東沙曰申屠嬌亦沉江者

陳明卿曰士貴獨行亦不望哉

王子充曰至末道此屈子沉江事

何望日漸榮而不自知兮秋草微哉而變容衆輕積而折軸兮原咎雜而累重赴湘沅之流澌兮恐逐波而復東懷沙礫而自沈兮不忍見君之蔽壅

張東沙曰無限低徊與屈子涉江竝美

○○○怨世

世沈淖而難論兮俗岭峨而嵯嵳清泠泠而灑灑兮溷湛湛而日多鼛鼓既以成羣兮玄雀弭翼而屏移蓬艾親入御於牀笫兮焉蘭藉蹠而日加棄捐葯芷與杜衡兮蒙荒穢而無階何周道之平易兮然無人而莫識險嶮高陽無故而委塵兮唐虞點灼而毀議誰使正其眞是兮雖有八師而不可爲皇天保其高兮后土持其久服青白以道遥兮偏與乎玄英異色而施媞媞

言季升曰上官大夫之與屈平始皇猶然而猶者謂入薰者諱指爲可怨耳

而不得見兮嫫母勃屑而日侍柱蠹不知所淹
留塢蓼蟲不知徙乎葵菜處潛潛之濁世兮今
安所達乎吾志意有所載而遠逝兮固非衆人
之所識驥躊躇於弊輦兮遇孫陽而得代呂望
窮困而不聊生兮遭周文而發志齊戚飯牛而
商歌兮桓公聞而舉路室女之方桑兮孔子
過之以自侍吾獨乖剌而無當兮心悼怵而耄
思思比干之忤忤兮哀子胥之嘽事悲楚人之
和氏兮獻寶玉以爲石遇鬻武之不察兮羌兩

曹正夫曰此引孔遇者

曹正夫曰此引不遇而然者

曹正夫曰此叙其之可然者

許季升曰到末盛露出然來極其卑細

足以畢斯不人之君兮親中正之何若改前
聖之法度兮喜囁嚅而妄作親讒諛而疏賢聖
兮誦謂閭姬爲醜惡愉近習而蔽主逆兮孰知察
其黑白卒不得救其心容兮安眇眇而無所歸
薄專精爽以自明兮晦冥冥而壅蔽年既已過
太半兮然輶軒而莫薦滿欲高飛而遠集兮恐離
罔而滅敗獨窕抑而無極兮傷精神而壽大皇
天既不純命兮余生終無所依顧自沈於江流
兮絕橫流而徑逝寧爲江海之泥塗兮安能久

見此濁世
楊升菴曰太史公云屈原之作離騷蓋自怨
生也曼倩代爲之怨其怨更深

句委升曰怨慕治功過有窮人難施之況也

○○○怨思

賢士窮而隱處兮廉方正而不容子胥諫而靡
軀兮比干忠而剖心子推自割而飲君兮德月
忘而怨深行明白而日黑兮荊棘聚而虞林江
離葉於窮巷兮蔡蔓乎東廂賢者蔽而不見
兮讒諛進而相朋昌泉鸞而並進而俱鳴兮鳳凰飛
而高翔原壹往而徑逝兮道壅絕而不通
王鳳洲曰高漸離擊筑其令白虹貫日

○○○自悲

吉雲子

吾愁勤其誰告兮獨永思而憂悲內自省而不慚兮操會堅而不衰歷三年而無決兮歲忽忽其若頹憐余身不足以卒意兮冀一見而復歸哀人事之不幸兮屬天命而委之咸池身被疾而不聞兮心沸熱其若湯氷炭不可以相並兮吾固知乎命之不長哀獨苦死之無樂兮惜余年之未央悲不及余之所居兮恨離子之故鄉鳥獸驚而矢羣兮猶高飛而哀鳴狐死必首丘

眩矣問日俯仰天人悲歌見趣然一日一句顧一字躊躇

王三芳月謨文
高臨膺之無名
正紀此

兮夫人孰能不反其眞情故人疏而日忘兮親
人近而俞好莫能行於杳冥兮孰能施於無報
若衆人之皆然兮乘回風而遠遊凌恒山其若
陋兮聊愉娛以忘憂悲虛言之無實兮若衆口
之鑠金過故鄉而一顧兮泣歔欷而沾襟厭台
玉以爲面兮懷琬琰以爲心邪氣入而感內兮
施玉色而外淫何青雲之流瀾兮微霜降之蒙
蒙徐風至而徘徊兮疾風過之湯湯聞南藩樂
而欲往兮至會稽而且止見韓衆而宿之兮問

旌定山目一字
一深長不減雅
門之位

天道之所在借浮雲以送予兮載雌霓而爲旌
駕青龍以馳騖兮班衍衍之冥冥忽容容其安
之兮超慌忽其焉加苦衆人之難信兮原離羣
而遠舉登巒山而遠望兮好桂樹之冬榮觀天
火之炎煬兮聽大壑之波聲引八維以自道兮
含沆瀣以長生居不樂以時思兮食草木之秋
實飲菌若之朝露兮構桂木而爲室雜橘柚以
爲囿兮列辛夷與椒楨鵾鶴孤而夜號兮哀居
者之誠貞

陳子淵曰氣如織流迅而不滯詞如繁露貫而不糅其九章之抽思耶其楊雄之凝騷耶

哀時命之不合兮傷楚國之多憂內懷情之潔白兮遭亂世而離尤惡耿介之直行兮世溷濁而不知何君臣之相失兮上沅湘而分離測汨羅之潮水兮知時同而不反傷離散之交亂兮遂側身而既遠處玄舍之幽門兮宍巖石而窟伏從水蛟而爲徒兮與神龍乎休息何山石之斬巖兮靈魂屈而鰪憂含素木而蒙深兮自湫湫而既遠哀形體之離解兮神周而無舍惟孤

蘭之不反兮、魂迷惑而不知路、原無過之說行兮、蹤滅沒之自樂、痛楚國之流亡兮、哀靈脩之
過到、同時俗之溷濁兮、志瞀迷而不知路、念私
門之正匹兮、迷涉江而遠去、念方穎之嬋媛兮、
涕泣流乎於絕、我決死而不生兮、雖重追吾何
及、戚疾瀨之素水兮、望高山之蔥蘢、哀高丘之
赤岸兮、遂沒身而不反

沈君與曰、其情事悠然讀一過、如讀弔古戰場文
即文如讀弔古戰場文

王子充曰念及兄弟亦宜腸割斷矣

曹正夫曰敬諫而志不得伸

王子充曰以馬立論見頃裏王信邪佞而疏忠直

○○○諫諫

怨靈脩之浩蕩兮、夫何執操之不固、悲泰山之
爲隍兮、就江湖之可懷、原承閒而效志兮、恐犯
忌而干諱、卒壅蔽情以寂寞兮、然招悵而自悲、玉
與石而同匱兮、貫魚眼與珠璣、駑駿雜而不分
兮、服罷牛而驂驥、年滔滔而日遠兮、壽冉冉而
俞衰、心悁悁而煩寃兮、憂超遙而無冀、固時俗
之工巧兮、滅矩而改錯、邪駟驥而不乘兮、策
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驥兮、誠無王良之善

王子充曰見讒諂之蔽明邪曲之害公方正之下客

馭見騶轡者非其人兮故騏跳而遠去不量鑿而正枘兮恐鋙之不同不論世而高舉兮恐操行之不調弧弓弛而不張兮孰云知其所至無傾危之患難兮焉知賢士之所死俗推佞而進富兮節行張而不著賢良辟而不羣兮朋曹比而黨譽邪枉說飾而多曲兮正法弧而不公直士隱而僻匿兮讒諛登乎朋堂棄彭咸之娛樂兮廢巧倕之繩墨苣蔣雜於叢蓀兮機蓬矢以射革駕蹇驢而無策兮又何路之能極以直

王子充曰此諫不行言不聽光景

曾正夫曰見世無知音

鍼而爲鉤兮又何魚之能得伯牙之絕絃兮無鍾子期而聽之和抱璞而泣血兮安得良工而剖之同音者相和兮同類者相似飛鳥號其羣兮鹿鳴求其友故叩宮而宮應兮彈角而角動虎嘯而谷風至兮龍舉而景雲從音聲之相和兮言物類之相感也夫方圜之異形兮孰不可以相錯列子隱身而窮處兮世莫可以寄託衆鳥皆有行列兮鳳有翔翮而無所薄經溺世而不得志兮原側身巖穴而自託欲闔口而無言

楊升菴曰莊伎馬者日食三品料一鳴轍下大其厨子之謂歟

兮嘗被君之厚德兮便悁而懷毒兮愁鬱鬱之爲極念三年之積思兮原壹見而陳詞不及君而騁說兮世孰可爲所之身寢疾而日愁兮情沈抑而不揚衆人莫可與論道兮悲精神之不通亂曰鸞皇孔鳳日以遠兮畜鳥鴟鵝雞鶩滿堂壇兮龜黿游于蘂池要裒奔亡兮騰駕橐駝鉛刀進御兮遂棄太阿投擧玄芝兮列樹芋荷橘柚蔓拈兮苦李旖旎甌登於明堂兮周鼎潛乎深淵自古而固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

青黎子

姓劉名向字子政漢宗室也元帝時擢爲右宗正校書天祿閣有青黎老人扶杖熙之曰天命謂子博學使我下觀及接天文地圖之書向學益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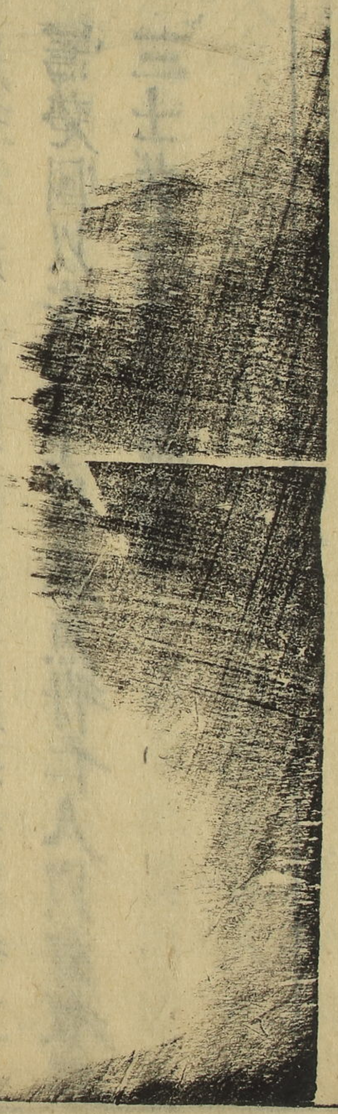
漁對 說苑

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盡聞囷倉粟有餘者國有餓民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於府庫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君之

倫曰此曰楚王一舉而識漁者之仁自知失君之道

道故廚庫有肥魚廄有肥馬民有饑色是以土
國之君藏於府庫（氓百姓之財藏於府庫以自豐也）寡人聞之
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論寡人也且
今行之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廩
發幣帛而振不足罷後宮不御者出而妻鰥夫
楚民欣欣大悅鄰國歸之故漁者一獻餘魚而
楚國賴之可謂仁智矣（與好獵篇參看楚莊王好
王鳳洲曰此篇可與
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

楚今王無乃眺于藥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
也其猶蒙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
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
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
焉楚國以安楚王以獻魚得仁人以好獵得
三士故不可不參看



○○彈諫說苑

吳王欲伐荊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操彈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日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之在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兵

參安止曰諫曉中旨用一喻竟不露本意而彼此了然開悟佳哉

張公實曰螳螂蟬雀敘得屈曲有情

而荊州日看他下四仞十仞百仞字最看分曉皆明其意高而意忘也

王鳳洲曰此篇旨祖莊辛幸臣論而更以螗蜩之辛云王獨不見夫蜻蜓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夫蜻蜓其小者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棲茂樹故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揮先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此類爲招書游乎茂樹名調乎酸鹹俶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鱓鯉仰嚙菱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方將修其綆盧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劉音磻音婆引微繳折清風而抶與隋同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井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

楊升菴曰其說從小而至大從物而至人從外而及內緩而不緊煩而不觸

寿鹿門曰此天下之善規也是墓主雖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此策爲有力焉

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靈王已以朱絲而見之也此論與少孺子語類而意殊

胡雅齋曰人主好賢則羣賢畢集慎亦至不好賢則羣芳茅塞終耳安能有舍重蒭而趨闕下哉

穆齋曰六韜毛毳論士精切

舟對　說苑　青黎子

趙簡子游于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上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王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好之也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北飛不能爲之益毋益之滿

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蔚之用乎將盡毛毳也

馬負圖曰簡子以門下食客爲士以市征養客爲好士猶之孟嘗君好士好雞鳴狗盜之士豈足以言得士古乘却悟此旨

王鳳洲曰太史公稱屈子正道直行竭忠盡志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此曼倩以已之不能大用于漢武而借屈子以吐露之然亦可謂憂而不傷怨而不怒者矣

陳明卿曰渾雅

○○徵色　說苑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桓公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未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歟日之役者有執枹杵而上視者意其是耶乃令後役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傳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言伐莒對曰開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

夸曰東郭垂亦能見幾知徵

至于餅曰桓公召而不與語中常諸子知君將令速行以戒吾等入而言乃至見堂獨東郭垂

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鍾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綠絰之色勃然充滿者兵革之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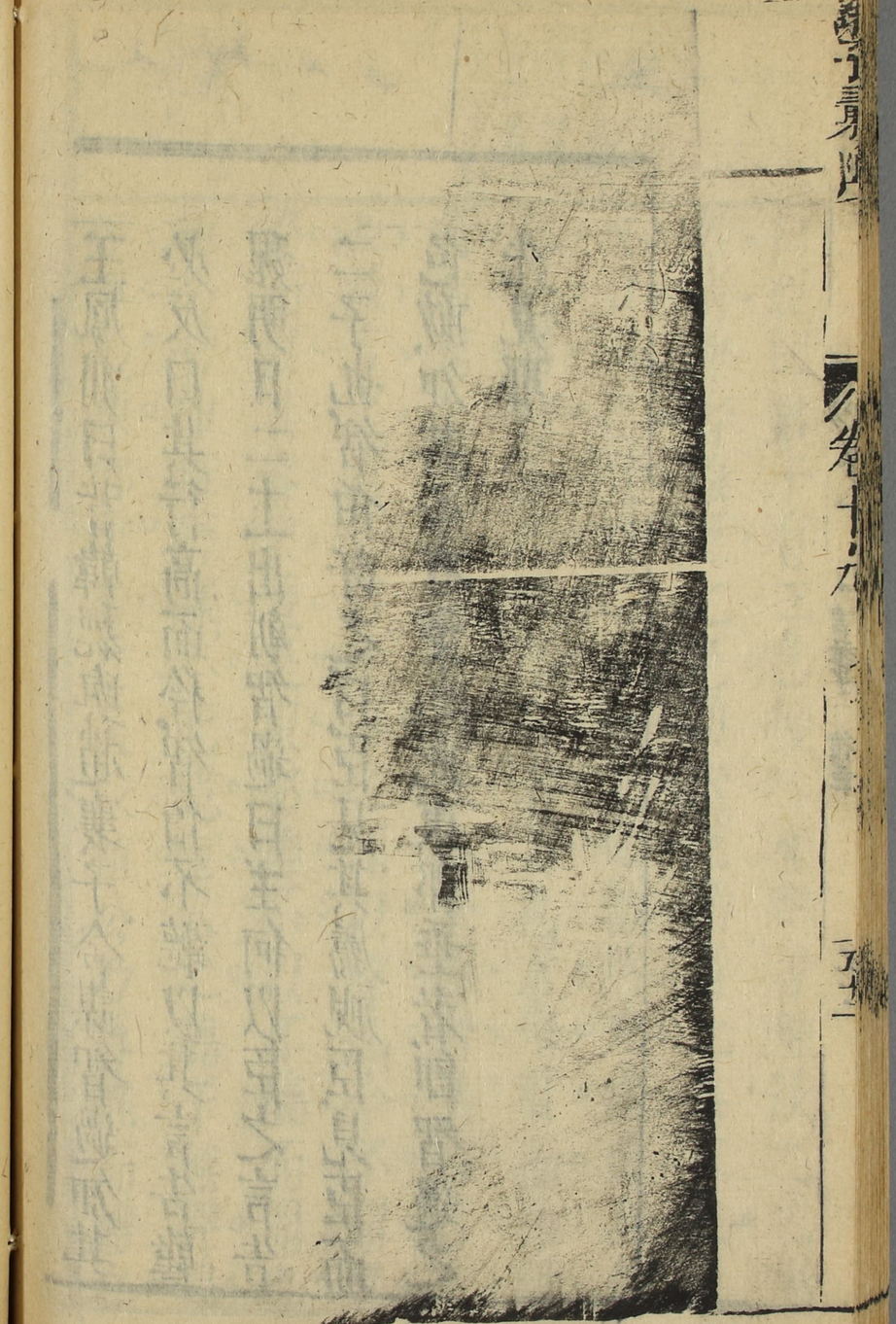
何敬立曰必有所在而言動舉止後之觀人之法此為旣著若行事成見之驗矣

也曰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苦也君舉膂而指所當者皆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苦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貌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

王子尤曰此中處前知是也

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之聽干無聲視于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祿而禮之

王鳳洲曰此韓魏與趙襄子合謀智過知其必反曰其行高而矜智伯不聽以其言告韓魏明日二主出朝智過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許之曰臣見其屬視臣見臣而色動知其必有變也此東郭垂者即智過之先見耶



許李井曰得國者造而之禮

王適者曰有能之將使士卒用命者由御之禮

王視野曰必攻則一可當十十可當百百可當千千可當萬勝

○○○王師說苑　青黎子

將師受命者將率入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揖之未弗御也故受命而出忘其國即戎忘其家聞抱鼓之聲唯恐不勝忘其身故必死必死不如樂死樂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義死義死不如視死如歸此之謂也故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弗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弗能待也萬人必死橫

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也

鄒東郭曰此用兵制勝之法會得採武子十三篇來意更圓轉簡捷

○○禮祀

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于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

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群神矣見虞書注禋亭也六宗尊也山川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徧祭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

楊升菴曰以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山川視子男蔡九峰配合分屬已奇而此述尤悉

○○二丘新序

昔者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魯君魯君欲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楚丘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面有愧色齊有閒丘卬年十八道遮先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宦

楚丘春日老成人之智慮日精正可爲用然亦須有以試之不然則此語爲老人開後門矣

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閻丘卬對曰不然昔有
顓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爲聖人
師由此觀之卬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
足角驂駒而能服重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
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閻丘卬曰不然夫尺
有所短寸有所長騏驎緑驥天下之俊馬也使
之與貍鼬試于釜竈之間其疾未必能過貍鼬
也黃鵠白雀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
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

卷十九 青黎子 二五

問巨闕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缺斫石不鉠使
之與管彙決目出睒其便未必能過管彙也田
此觀之華髮墮顛與卬何以異哉宣王曰善子
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卬對曰夫雞豚讙噉
卽奪鍾鼓之音雲霓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人
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諮言則退庸
得進乎宣王拊軾曰寡人有過遂載與之俱歸
而用焉

王鳳洲曰老成歷鍊則姜尚八十而爲王者

師馬援攫攀據鞍以示可用楚丘有意乎天
才早發則項豪七齡額項甘羅張辟疆皆十
二歲聞丘有意乎二段痛快壯麗首尾句句
格言不當以辨十求售而鄙之

晴舒樓筆記　卷十九　青黎子　十四

○○○箕季　新序

衛文侯見箕季其牆褰而不築文侯曰何爲不
築對曰不時其牆柱而不端問曰何不端曰固
然從者食其園之瓜瓠之美文侯出其僕曰君亦無得于
贊之食瓜瓠之美文侯出其僕曰君亦無得于
箕季矣曩者進食臣竊窺之懶餐之食瓜瓠之
衛文侯曰吾何無得于季也吾一見季而得四
焉其牆堰不築云待時者敎我無奪農時也牆
柱而不端對曰同然者是敎我無侵封疆也從

今予齡日上四
教日為万世生

者食園桃箕季禁之豈愛桃哉是教我下無侵
上也食我以糲餐者季豈不能具五味哉教我
無多欲于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

錢鶴灘日憂諷之術亦微矣哉古有抱嬰悟
愛拔葦者感其善諷善悟亦與此一轍

000行廉新斥

鮑焦衣弊膚見潔容將蔬遇子贛乎道子贛曰
吾子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
吾何以不至于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
不已者是爽行也士不已知而于之不止者是
毀廉也行爽且不舍惑于利者也子贛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
日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
其土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將其
蔬此誰之有哉鮑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

鮑焦谷口鮑焦之論恒世絶俗至于無所逃身托足以立稿所謂一身雖微天地猶恡者焉之謂也

輕退廉者易醜而輕死乃棄其蔬而立槁死子
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鋭則不
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疑
者其爲人不祥鮑子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
適至而止矣詩曰匪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袁元峰曰鮑焦以言擢子贛子贛以言擢鮑
魚焦退而槁死于洛水之土賢耶廉耶抑輕
死而不悔者耶行雖奇君子不取也

雉一本曰鮑焦立槁謂之憤枯亦謂激厲賢節廉卑

珠禮新方

昔者鄒忌以鼓琴見齊宣王宣王善之鄒忌曰夫琴所以象政也遂爲王言琴之象政非及霸王之事宜王大悅與語三日遂拜以爲相齊有覆下先生喜議政事鄒忌既爲齊相覆下先生二人皆輕忌以謂設以辭鄒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往見鄒忌淳于髡曰狐白之裘補之以弊羊皮何如鄒忌曰敬諾請不敢雜賢以

劉山曰與語三日耳遂拜爲相宜王信忌者誠深而忌之吐露者亦見一班矣

徐子與曰此時淳于禮侃

康對山曰鄒忌三問答亦工于辨者

公孫丑曰此時淳于不得不禮見矣

于髡曰方內而員耳如何鄒忌曰敬諾請問內不敢留賓客淳于髡等曰三人共攸一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何如鄒忌曰敬諾減吏省員使無擾民也淳于髡等三稱鄒忌三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而去鄒忌之禮倨淳于髡等之禮卑故所以貴騏驥者爲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乎綠亳猶能挈石駕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

穆少春曰鄒忌一段與史記略同而語意更精

王鳳洲曰鄒忌拜相之驟宜爲淳于所妬矣第是時穆下之徒日相與揣摩于辨說忌雖盛日拜相而七十二人日甲何有于忌也奈何三語之間兩人禮倨禮卑轉移在于俄頃戰國相傾之習可憎一笑

祝石林曰常情中發而至理

蔡虛齋曰晉楚不寶白珩而寶善人今子罕所言蓋楚材也

○○○論寶

宋人有得玉者獻諸司城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與我者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所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謂不以百金與鄙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圃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與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取

彌情其知彌物子罕之所寶者至矣
何仲默曰司誠子罕不寶玉識見便卓好尚
便端而按子罕空處又引恒情以推出至理佳
境也

林見素曰首提三懼之綱

林見素曰此悉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

○○○三懼新序

明主者有三懼一日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日得意而恐驕一日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何以識其然也越王勾踐與吳人戰大敗之兼有九夷當是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群臣曰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者也昔者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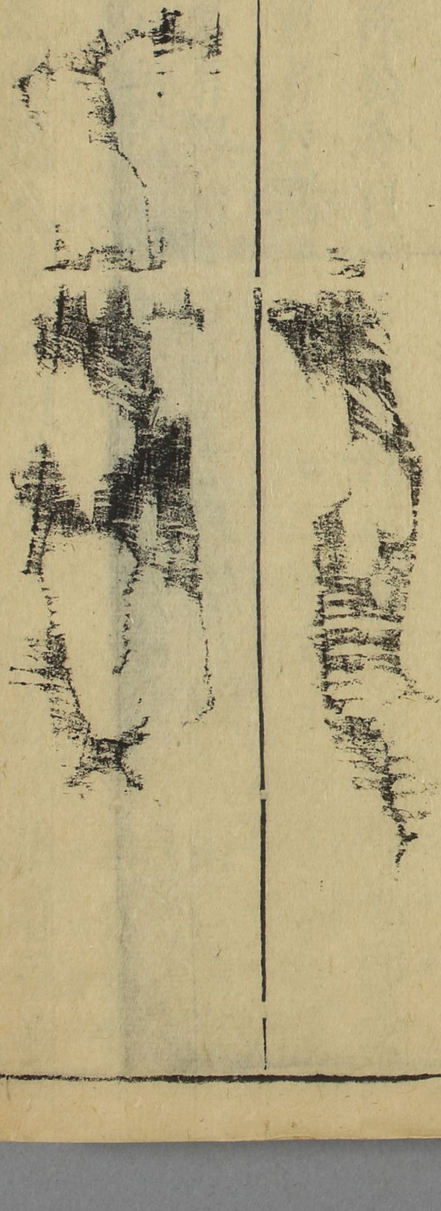
林見素曰此悉得意而恐驕

林見素曰此悉門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

以戰勝而安者甚亦唯聖人乎若他人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此得意而恐驕也昔齊桓公得管仲隰朋辨其言義正月之朔合其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管仲隰朋東面而立桓公贊曰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日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願薦之先祖此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

穆少春曰三懼使人皆宜有之豈惟明主哉

王鳳洲曰恐不聞其過改過不吝之心也得意而恐驕制治未亂保邦未危之心也聞至言而恐不能行會已從人遜志時敏之心也伯者無論矣千古帝王心法亦不過此



○○○漁獻　新序

晉文公出田逐獸陽入大澤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公曰出澤而受之于是遂出澤公令曰子之所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之小澤則必有繳繒之憂龜鼈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今子君逐獸陽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公曰善哉令從者記漁者名漁

陳子淵曰賢君賜而願有所獻

後漢曰此牡丹亭那臣論公孫子詠孔明螳螂黃雀之旨也

陳子淵曰漁者乃侍王道如此

宰方城曰二句對君甚危句意

者曰君何以名爲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
國慈愛萬民蒲魚賦斂輕租稅則臣亦與焉君不
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于諸侯內逆民心一
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
君亟歸國臣亦反吾漁所

穆少春曰昔漢武微行至爲田間人所詈正
犯此忠者今晉文之賞固可佳而漁者進言
而不受賞大是異人

○○○早治

扁鵲見齊桓侯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
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
醫之好利也欲治不疾以爲功若十日扁鵲復
見曰君之疾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
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還
走桓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
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
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無可奈何也今在骨髓

扁鵲曰醫之好利也欲治不疾以爲功若十日扁鵲復
見曰君之疾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
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還
走桓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
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
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無可奈何也今在骨髓

扁鵲曰醫之好利也欲治不疾以爲功若十日扁鵲復
見曰君之疾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
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還
走桓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
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
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無可奈何也今在骨髓

張東沙曰事無大小在防之于早不然未有不敗壞不可收拾者

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扁鵲已逃之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疾也攻之于腠理此事皆治之于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聖人早從事矣

王子充曰扁鵲治病望而知之人君治國安可若桓侯之憒憒哉蠹之遠者即腠腸胃之疾也蠹之近者即骨髓之疾也扁鵲其奈桓侯何

○○○釋疑新序

梁嘗有疑獄群臣半以爲當罪半以爲無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爲當罪半以爲無罪雖寡人亦疑吾子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二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如也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

張玄超曰知人

朱鄧曰朱公富侔國者故以末色上發論

廖少春山云句出家斷案

徐孚與曰聖人政德利用厚生之言宜應薄字

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由此觀之墻薄則亟壞縕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富民施政教者宜厚之而可耳

唐荊川曰陶朱公置疑獄而談白璧而疑獄自明以無言責真而召問故及之耳朱公可謂千古名言

陸龍伯曰通者以學問為本

李宏甫曰歷喻耕人方者

青黎子

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士苟欲深明博察以垂榮名而不好問訊之道則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何以立身也騏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伯樂善相馬韓昌黎曰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千將雖利歐冶雌雄二劍其雌為千將其雄為鏌鋣可水斷蛟龍陸搏兕犀非人力不能自斷焉烏號之弓雅良武陵寰宇記延溪有柘樹枝條暢茂有烏集其上枝下垂地烏去枝偶折群烏號嘯不已土人取其枝為弓名曰烏號之弓也不得排檠不

陰燕伯曰及別不學問之獎

李空峒曰見學問貴廣

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章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臺廟之棟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訊問者智之本思慮者智之道也

袁元峰曰通篇以學問爲主張以智爲骨子而篇中一層正意一層譬喻相御而行文之極有照應極有變化者

王浚川曰陶叔狐以已爲功首而不與于三常之內何疑

陳廣野曰此敘宜上賞貝

○○○賞勞　新序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過與子試爲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能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慌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誼蕃援我使不待爲非

陳廣野曰此敘次賞

陳廣野曰此敘又次賞

陳廣野曰三賞行方及勞苦之士陶叔寬服

數引我而請于賢人之門吾以爲次賞夫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于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爲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爲首矣豈敢忘子哉

王鳳洲曰敘三賞有次第而關合忘字有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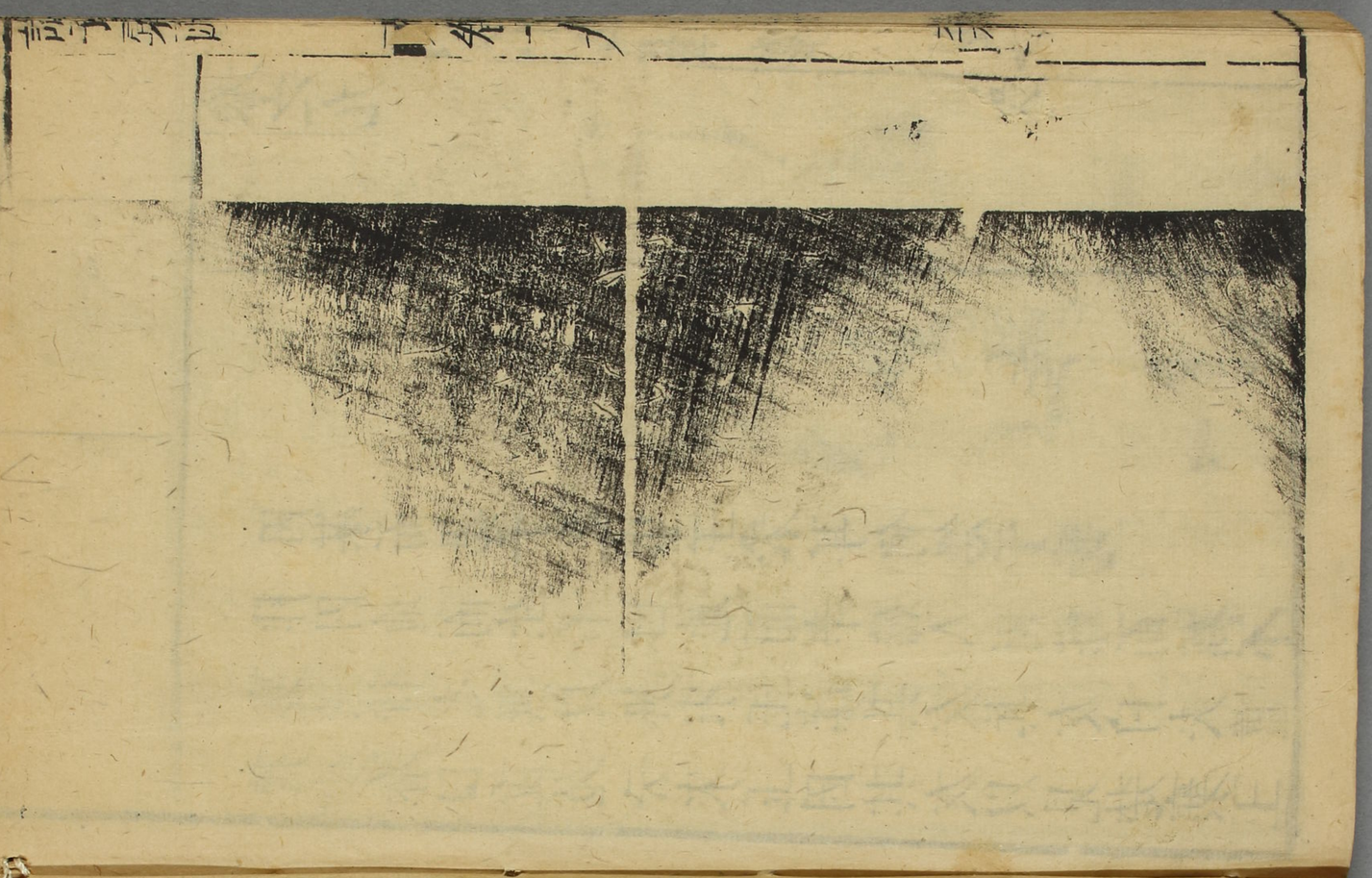
陳廣野曰此敘宋王諫友之辭頗似而吻詞甚得凡人誠當自分奇貢人

○○○寄客新序

孟嘗君寄客于齊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鏤因斜而入不因斜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將矣衒何急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別氏之鸞碧氏之虎溫天下疾狗也見兔而指屬則無失兔矣望見三丈狗非不能屬之也有罪也孟嘗君曰不然昔華

張元張曰見所北之淺者

周北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爲之崩城爲之弛君子誠能貶刑于內則物應于外矣夫土壞且可爲忠況乎貪穀之君乎宮門不然臣見鷦鷯巢于葦苕以髮繫之女工不能爲也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託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燻也臣未嘗見野狐見攻社鼠見燻也何則所託者然也于是孟嘗君復屬之齊齊王使爲相

穆少春曰說苑云宋玉因其友以見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譖其友其友曰夫適柱臼地而生不因地而手婦人因媒而嫁不因謀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于我

卷之九